

官场风云

做了四年县委副书记的张镇被安排为市电视台台长。张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使电视台出现了新的生机。但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使他不胜其烦;副台长和女广告部主任同谋贪污广告费并合谋毒害知情人;常务副市长插手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因记者被杀,张镇愤慨追查真相,揭露出常务副市长伙同大型国有企业老总攫取国有资产的大案……



省委主要领导责成平川市委坚决查清此案

张立尽管心里充满愧疚和罪恶感,但是她内心深处渴望和张镇共同生活的愿望又是那么的强烈。

忽然,手机响起来。张立抓起手机,见是张镇打来的,急忙喊,你可回音了!

张镇含混不清地说,我才醒……中午喝多了……

张立不放心,问,怎么喝成这样啊?

张镇说,江老板来了……

张立担心,说,我给你买份馄饨过去!

吃完热热的馄饨,张镇感觉胃里舒服了不少。张镇忽然说,处理完了这事,我就辞职!

张立一惊,辞职?

张镇说,下海!给江老板做总经理去!

这太出乎张立的意料,可想了想,认为张镇的决定完全正确,说,这倒是条出路。

张镇说,咱一起去吧!你很有策划能力,总有适合你的位置。

这……我还真没想过……

你想,即便恢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还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和支持吗?更何况我们俩的关系……所以,干脆,此山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杀奔梁山!

张立忽然笑了,她被张镇最后几句话逗乐了。

张镇被笑愣了,你笑什么?

张立收住了笑容,说,你说得好悲壮。

张镇突然两手搂住张立的肩膀,说,我决心离婚!电话里,我已和她提出离婚!明天,我就回去,正式和她谈!

张镇猛然把张立搂抱到了怀里,喃喃道,我是真爱你!真爱你!

张立环抱住了张镇的腰,把头埋到了男人的胸膛上。二人拥抱着倒在了床上,相互吻着,揉磨着……

突然,房间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喊叫起来,张镇!你这个混蛋!

张立一看,是张镇的老婆……

张镇那位在新华社做记者的朋友带着材料赶到了省里,拜见了省委一名管政法的副书记,副书记感觉平川市的问题确实严重。这时,山阳市公安局请求和平川联合侦查的报告也通过M省委政法委转了过来,省委主要领导责成平川市委配合山阳市公安机关坚决查清此案。

平川市委苏书记接到省委领导的指示后,不敢怠慢,立即把胡海三和政法委书记等人招呼到自己办公室。苏书记和政法委书记心里没鬼,当然主张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而胡海三坐在那里,浑身直冒冷汗。他十分清楚,宋春雨即将面临灭顶之灾,而他胡海三也将陷入深渊。会议一散,胡海三回到自己办公室,把门反锁上,从皮包里掏出几只崭新的手机,选择了宋春雨送他的那只,拨打了宋春雨的一个号码。宋春雨很快接了。胡海三快速地把情况说了,宋春雨听完,淡淡地只说了一句,知道了。胡海三说,我们不要再联系了!我暗中会帮你的!宋春雨又是淡淡地一句,知道了。说完,挂了电话。胡海三将手机卡取出,掰成了几瓣,丢进马桶放水冲走了……

黄钢终于被抓住了。黄钢潜逃后,先后流窜到了河北、河南、江苏,最后在山东青岛市的黄岛经济开发区落了脚。黄钢出逃时,只带走了九女红当天的营业款几万元现金,没几天就花了个差不多。黄钢想到了诈骗。他花钱伪造了假身份证,租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然后,又花钱伪造了一份这套房子的房产证,找到青岛市一家放高利贷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那中介机构老板特精,到房产交易中心一查,发现果然是假的,于是向派出所报了案。当黄钢再次和那放高利贷者见面时,立即被派出所的民警抓个正着。警方网上一比对,发现抓住的竟然是全国通缉的在逃嫌疑人。黄钢被押回了平川。

黄钢抗拒不过强大的审讯攻势,只得崩溃投降,说出了幕后指使者——天达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春雨,天达集团黄副总经理。专案组立即抓捕了黄副总经理。当专案民警冲进宋春雨的办公室时,发现宋春雨服毒自杀身亡了。通过审讯黄副总经理,案情大白:刘凤江和宋春雨多年关系密切,可在天达开始酝酿改制时,二人产生了矛盾。刘凤江不赞成下狠手转移资产。宋春雨见刘凤江不那么积极,便对刘凤江产生了怀疑,于是二人心里有了疙瘩。改制后又因分工问题二人矛盾逐步激化。刘凤江几次扬言要举报,这使宋春雨产生了杀人灭口的想法。经过预谋,拿出五十万元,要黄副总经理的弟弟黄钢出面雇用杀手。于是制造了刘凤江夫妇车祸案,又对韩念海、刘萍进行追杀。

女性情感

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在追忆民国女子的往事中,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思维,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震撼性。

徐悲鸿苦恋才女孙多慈

徐悲鸿与孙多慈不见面了,却依然不放心她的生活。于是他拿出2500元给朋友,请朋友陆续代购孙多慈的画,好让她能安心作画。对于这些,孙多慈并不知道,看有人按时来买画,信心大增,更沉迷于绘画的世界中。

那时徐悲鸿一个月的薪水也就三百大洋,这2500元可是他大半年的薪水,可见徐悲鸿对孙多慈用情之苦。他还在一幅画上给孙多慈写过一首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在毫无音讯中,三个人过着各自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世界一下乱起来,炮火声将人们平静的生活打破,什么都不一样了。

徐悲鸿匆匆逃到长沙,没想到在这里会再次遇见孙多慈。意外的见面,让两个人都愣住了。这是1938年4月,孙多慈与父母在长沙避难。她没有想到会见到三年没见的徐悲鸿。烽火乱世中,孙多慈掉下伤感的泪水。

徐悲鸿帮孙多慈一家迁到桂林,又帮助她在广西省政府谋得一职,他也去了桂林。很短暂的相聚时光,两个人常常去漓江写生,希望时光就这样停止。

孙家长辈因徐悲鸿是已婚之人,并不希望女儿与之发生感情,对徐悲鸿一直没有好感,在桂林期间,尽管受到徐悲鸿的竭力相帮,还是住了不长日子,就带着女儿离开桂林迁往浙江丽水。

这让徐悲鸿特别不高兴,觉得孙家父母没有人情,但除了埋怨之外,也毫无办法。自此,他与孙多慈虽是彼此有情,终究无法在一起。

在浙江,孙多慈认识了许绍棣,正与王映霞热恋的许绍棣,一眼就看上了年

轻有才的孙多慈。孙多慈对许绍棣没有任何感觉,但父母亲不知为何却不反感许绍棣。这年,孙多慈已经26岁,在当时已是龄女青年,再不结婚似乎说不过去。孙多慈内心犹豫,却还是听了父母的话,答应了许绍棣的求婚。

结婚之前,孙多慈还是异常伤感,在给徐悲鸿的信中写: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没想到,余生她却再也没有再见到徐悲鸿。孙多慈一直难以忘怀徐悲鸿,每次与许绍棣在一起时,她总是不禁地拿两个人对比,她发现他没有徐悲鸿的才华,人也没有情趣,因此很看不起他。两个人经常为一些小事产生争执,每每这时,孙多慈就更加想念徐悲鸿。

徐悲鸿后来到底与蒋碧微离婚了,与孙多慈之间再不能有感情交集,一切都默藏在彼此的心里。徐悲鸿再婚的消息传来,孙多慈心情很是抑郁,不由画了幅红梅图,题诗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

诗中难掩惆怅的情怀。画作传到徐悲鸿手中,徐悲鸿在画上补了只没有开口的喜鹊,那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以及对她的默默祝福。

1953年,孙多慈遇见蒋碧微,那是在中山堂看画展,没想到蒋碧微这次给她的竟是徐悲鸿在北京病逝的消息。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孙多慈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分开那么多年了,连蒋碧微都没有想到,孙多慈对徐悲鸿的感情还是那么深。

清醒过来后,孙多慈决定为徐悲鸿戴孝三年。她一生只爱悲鸿,对许绍棣这些年来,也仅培养出亲情。

许绍棣还是爱孙多慈的,又比孙多

娱乐时尚

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继而受邀加入凤凰台的电视流浪之旅,以及凤凰网老板刘长乐、陈鲁豫、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以感人的笔触、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的生活点滴。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

我的伯乐夏骏曾经是刘春的伯乐

播早班资讯,是从没试过的工作,每日流程是,早上6点录像,之后送北京台审,7点播出。

要求主持人4点到岗,熟悉稿件,5点化妆,5点半坐上主播台,调试灯光,6点正式开始。虽是录播,但走直播形式,称之准直播。

我做得十分努力,要求4点到,我3点就到,待在机房里,看编导剪片,更多了解新闻内容。

那时,所有早班组的同事日夜颠倒,机房通宵达旦、灯火通明。日复一日,每天节目录制播出后,照例开会,回放节目,一段段重看,精报细节,商量新选题。午饭后回家,晚饭过后,洗澡倒头睡觉。夜里1点半起床,匆匆收拾,2点出门,3点到达。天天如此,有条不紊,渐渐走上轨道。

突然一晚,我被震耳铃声吵醒,电话那头同事着急大叫:“你怎么还在家,快快快,已经晚了。”

手机的闹钟没响,已经凌晨5点,吓得我灵魂出窍,爬起来就往外出跑,冲到深夜的街上,边跑边拦车,当然还一路抽泣。

到公司后,冲到化妆间,化妆师张小岚说:“别哭了。”她超神奇地只用了5分钟不到,就把我的脸收拾妥当。据说,那天我脸上一直带着睡觉压的席子印。

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那天播出

正常。虽然如此,我依然为自己的过错耿耿于怀,例会上狠狠自我批评,但大家都对我温和宽容,劝我不要放在心里。张小岚安慰说:“我妈看节目了,挺好的,没觉得是5分钟画出来的,席子印也不明显。”我才破涕为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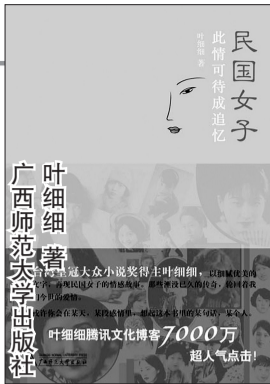
当时的公司副总王坚平老师,赫赫有名,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新闻调查》的第一、第二任制片人。

他虚怀若谷,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大家很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播出,听他点评,他轻而易举地找到每个人的长处和弱点,直截了当地指出,并提供解决方法,我们这个全新的团队很快速度过磨合期,进入状态,变得成熟。

我记得,那时的同事王芳、赵川、小艳、旭东……来自全国各家电视台,大家赤手空拳来到北京,同样年轻气盛,同样一无所有,都是奔着理想来的,聚到一起便亲若一家,互相扶持鼓励。虽然我离开银汉已有5年,但是常常也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普通凡人小事,心里觉得温暖。

北京生活频道改头换面,大家清新自然的主持风格也一下引来了许多关注,我在电视圈开始小有名气。

后来,我不再主持新闻资讯类节目,转做娱乐时尚,在《魅力前线》的几年,彻底改变我的风格。又接到光线传媒老总王长田、制作总监李德来的电话,邀请我担任《体育界》的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采访的嘉宾是当时的风头人物米卢,和国足队员混成老友;接着做起《娱乐人物周刊》《娱乐现场》《明星》。欢乐传媒的总裁董朝晖先生又力邀我加入他的旗下,与刘仪伟一起到上海为东方卫视录制综艺节目《超级模特》;之后和林依轮一起主持央视《综艺大观》,再双双离开,我俩应该是那个节目的最后一任主持。这些著名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团队



慈年长23岁,所以也纵容她三年的守孝。许绍棣觉得没有必要和一个死去的人争风吃醋,影响本来就吃紧的夫妻关系。

孙多慈真的为徐悲鸿守孝了三年,这三年她素服素食,难有欢颜。长期的抑郁让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没几年就患上癌症。

徐悲鸿离世后,也带走了孙多慈全部的感情,她潦草地活过十三年,也追随他去了。徐悲鸿与孙多慈一生都在彼此的爱慕中,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结合,才在无限的遗憾中留下了对方的美好。

蒋碧微是徐悲鸿的前妻,年轻时应该是个美女,不然政客张道藩怎会对她一见难忘?在后来看张道藩的描述中,蒋碧微身材修长,一头柔顺的秀发,皮肤吹弹可破。

蒋碧微与张道藩见面那年,婚姻正面临考验。那时,她与徐悲鸿已度过最幸福的蜜月期,徐悲鸿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艺术画作上。而感情丰沛的蒋碧微在异国他乡难免孤寂。

在欧洲的留学生聚会上,远道而来的张道藩本是慕名拜访徐悲鸿,谁知一眼看上了蒋碧微。那可真是心动的感觉,张道藩几乎无法掩饰,这次见面之后,他便悄悄向蒋碧微示爱。蒋碧微意外又心乱。张道藩与徐悲鸿不同,是个在情感上温柔细腻的男人,小情小调的,让在婚姻内备感冷漠的蒋碧微很感动。

精悍、步履快捷、专业娴熟。2000年至2005年,是民营电视制作跃跃欲试、十分活跃的阶段,我能加入其中,很是幸运。

关于夏骏,刘春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1996年,一个雪后初晴的上午,夏骏走来,《新闻调查》走来,俺的春天铺天盖地地走来了……”

当时的刘春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工作,乃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愤青”一名。他说,直至“遇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贵人夏骏,老夏伸出温暖宽厚的右手握住我,又挥出坚定有力的左手在空中画了个半圆,说离开少儿部,到《新闻调查》来吧……”于是,用他的话讲,想都没想,我就爬上了《新闻调查》这艘巨轮,从此扬帆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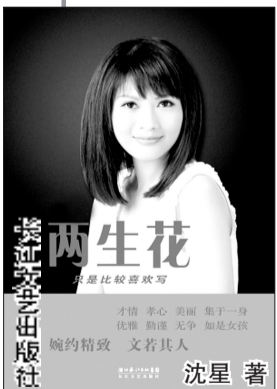
刘春当年倒是很有书生气质,自那以后书生也开始笑傲江湖,当然又是后话。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的伯乐夏骏曾经是刘春的伯乐,刘春后来又成为我的伯乐。我的电视流浪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奇遇和巧合,真是不可思议。

2004年的夏天,我正在诸家制作公司中奔走,同时接下四五档节目,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有日播有周播,忙得不亦乐乎。节目收视率颇高,口碑不错。单枪匹马闯北京的我也初尝到了所谓成功的感觉。

一天接到刘春电话,他自报家门,问我是否有意加盟凤凰,可否面谈。约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咖啡厅。

由于当时央视、北京台及各个节目公司位置都在西边,所以西三环边的香格里拉酒店咖啡厅成了行内同仁约见谈话的好地点,随时来到都会看见熟识面孔,日日高朋满座,在此高谈阔论。不过随着各家单位的东移,这里的好光景一去不返。



两生花